



二程全書第四十二

經說第一

伊川先生

河南布政司志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易說

繫辭

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夫高卑既別貴

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別矣事有

理一事一物有類形則有詳善惡分

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陰

陽之交 詔應氣八方之象 如雷震以動之風雨  
以潤之日月運行來專相輔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  
成男得坤者成女 始物坤成物乾坤之道易  
簡而已 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  
知簡直故人易 知則可親勉而卒順易後則可  
取法而成功 親合則可以出而成事則可以廣大聖  
賢德業以大得易簡之道也 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  
理而後有象成位乎其中也

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  
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 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

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  
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 天三極上中下也極  
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  
爻之動以位為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  
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 觀象玩辭而能通其  
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

彖言卦之象之隨時之變 曰安得而有吉凶能如是則  
得無咎位有貴賤之分卦有大小之義吉凶之道於  
辭可見以悔吝為咎則存亡患於微小震懼而得無咎  
者以能悔也卦有大小於時之中有大小也有小大

則辭之險易殊矣辭各指其事也

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  
彌綸天地之道而備也論理也在事為倫治絲為綸  
彌綸倫理也德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  
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為幽成象  
為明知幽明之故不理與物之所以然也原究其始  
要考其終則可以言元死生之理聚為精氣散為游鬼  
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  
始終聚散而已也神造化之功也以幽明之故死生  
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

與天地之道相似故無差違通相似謂同也知周乎萬  
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  
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無過差旁行而不流旁  
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順也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  
也順理安分故無所憂安也安所止也致乎仁存乎  
同也是以能愛範固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  
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無遺失通晝夜  
運闡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妙  
只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而易  
之準道無有形體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無端陰陽

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經  
此道則為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  
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  
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運行之跡生  
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無方變化無跡藏諸用也天  
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無心  
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  
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無窮也生生相續變易而  
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備法象著矣推  
數可以知來物通變不窮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

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為剛柔動靜也  
易道廣大推遠則無窮而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  
物之理無有不同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直直易  
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  
開應乾開闔而廣生萬物廣大天地之功也交通四  
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  
至善之德也

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  
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  
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為性

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

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曠深遠也而比擬其形容體象  
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無窮也必觀其會通會  
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繫  
之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  
理之所存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無窮也而物有其  
方不可紊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  
成其變化也變化文之時義擬議議而言之也舉鳴  
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  
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

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  
衍之則為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  
為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  
化言功鬼神言用

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以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  
於神道大謂合德也人惟其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  
化育也

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也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  
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  
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化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

也制器作事當合乎象卜筮言凶當考其占反命如  
響逐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  
天一生數地六成數寸有上三者便有下五者二五  
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  
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曰乾坤天  
地也萬物為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道者統之有宗  
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  
卦隨時應變取舍無常充為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  
以為易則可也

二程全書第四十二

二程全書第四十三

經說卷二

伊川先生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判

書解

孔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六道也少昊顓  
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討  
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簡遠如此其上  
可知所謂大道雖性與天道之說固聖人所不可得  
而去也如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三之要

語非後代之繁詞未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  
使誠有所謂義理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  
義理如六經所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書言壽黃帝之  
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  
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竊窺機要以為變詐之用豈上  
古至淳之道哉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蓋古  
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  
官之職以志其事自堯始其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前  
世說易之書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贊易道以  
黜去是書所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

矣舊書之過可見也艾夷繁亂剪裁浮辭舉其完綱  
撮其機要人或疑前代之書聖人必無所刪改此亦  
不然若上古聖人之世史官固當其人其辭必盡善  
若後世之史未必盡當其辭未必盡善設如其書足  
以垂範不可去之而其或有害義聖人不得不有艾  
除更易也其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未必須曾刪改但  
辭苟有害有可刪改之理耳或疑血流漂杵之辭何  
不改此乃非害義理之辭也堯典為虞書蓋虞史所  
脩舜典已下皆當為夏書故左氏傳引大禹皋陶謨  
益稷等皆謂之夏書也石以其虞時事當為虞書則



堯典當為唐書也。大抵是後世史所脩，典則也。上古時淳朴，因時為治，不立法度，典則至堯而始著。治迹立，政有綱制，事有法，故其治可紀，所以有書而稱典也。揚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蓋伏羲始書卦，造書契，開其端矣。至堯一而與世立，則著其典，常成其治道，故云成也。書序夫子所為，逐篇序其作之之意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唐虞。堯典

昔在文連下文光宅天下已不若與上文相連

勢當云在昔也。聽廣曰：聰視遠曰明，光之神智所及。所照洞徹無不流，通故謂之聰明。文章也，謂倫理明順成文也。思謀，思意思也。謂其含蓄言堯之神智聰明而共動作施，而有條理文章，其發謀措事意思深遠，以此聰明文思臨於天下，故其道光顯，故云光宅。光顯居天下也。以老而將遜，避帝位，因禪讓於虞舜，故史官作此堯典之書，以載其事。此夫子之序舉一篇所紀之大要也。

堯典此題書曰若稽古帝堯

史氏追紀前世之主，若若古之帝舜，六事云放勳以

下是也堯其字為高  
發語辭如書中王  
稽古帝舜夫為皋  
曰放勳功迹之著也  
法度至堯始明治  
事皆依循法則若  
事之宜亦惠惠後  
稽言之帝在真事  
前儒見云放勳遂  
為堯禹之名若以  
其文同則亦當以  
堯為堯之名因而  
又以重華文命  
以為堯之名因而  
又以為堯之名  
而又有作也放勳  
上更加口字者  
也如此也古史之  
體發語之辭也  
因事立法著為典  
常其施政制  
元功迹可為典常  
也不惟聖人隨  
世而有作也放勳  
上更加口字者  
也如此也古史之  
體發語之辭也  
因事立法著為典  
常其施政制  
元功迹可為典常  
也不惟聖人隨  
世而有作也放勳  
上更加口字者  
也如此也古史之  
體發語之辭也

名而獨不謂之名  
曰故或稱堯或稱  
放勳互稱之如  
孟子曰堯事而傳  
或作夫子或作孔  
之類但舉其人耳  
誤不足怪也  
欽明文思安安以  
此四德行放勳之  
事欽敬慎明聰明  
文文章思謀慮有  
此四者故其所為  
能得義理之至  
當上安其所處也  
下安得其理也謂  
其所為放勳之  
事皆安於義理之  
中  
序言堯德故云聰  
明  
思此言其立事故  
云欽明文思  
施各有所宜也立  
重則欽慎為大舉  
德則聰明為先  
各因其宜單言明  
則包聰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既言其有欽明文思之  
德故所以能立事而無憂於義理之安又言其允恭  
克讓所以光被四土不終于上下允當也前儒訓信信  
然乃當也其實一也恭謂致慎克能也禹曰朕德罔  
克是也讓謂謙讓不有其功之謂也言允其所為三  
當而能致慎其才三能而不自有其能夫常人之情  
自處既當則無所願慮有能則自居其功惟聖人至  
公無我故雖功高天下而不自有無所累於心蓋一  
介存於心乃私心也則有矜滿之氣矣故堯禪禹功  
能天下莫與爭而不矜伐乃聖人之心也故堯禪允

而恭克而讓夫雖允雖克足以立事成功而已未足  
以光被四表而格上下也必事當於彼而欽慎於此  
能高於己而讓帶自有此天下所以威悅信服也孟  
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聖人與常人異  
人知允當不可矜也則為恭異知能之不可眩也則  
是謙讓必悅而誠服也然作為於中而假之於外欲  
常其德且難况足以感人乎孟子曰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聖人之公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孰  
尸其功以處物而允於彼復何言於此也故不言欽  
慎之神能亦曰乎理而已故無是有之私天下見其

至當而泰能高而讓所以中心悅而誠服也三一出於公誠而已惟其志至善故能光顯及於四遠先儒訓堯作允光輝照耀乃之塞也其實一蓋天下咸服其德則是其德克塞至於天地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前言堯之德此言堯之治其事有次序於明俊德俊德俊實之德也堯能卜明而擇任之也帝王之道也以擇任賢俊為本得人而後與之同治天下天下之治由人及家而治故始於以睦九族也

注云或疑親睦九族豈待任俊德乎蓋言得賢俊而為治治之始自睦九族為先故以次序言之也以王者親睦九族之道豈不賴賢俊之謀乎

九族既已親睦以至於平治章明百姓庶民也前云明俊德既明而用之則任之之道包在其中矣故便及庶民三國百姓既已昭明倫理而順治矣則至於四方萬國皆協同和從天下於於於是變惡從善化成善俗而時雍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前言堯之治始於明俊德而後由睦九族以至和萬邦變時

雍此後言其立政綱紀分正百官之職以成度續而  
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明曆象欽若時令以授  
人也天下萬事無不本於此故最元詳載其事聖人  
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此身齊家以至平天下  
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  
於創制立憲蓋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作典者述堯  
之治蓋於此矣自堯曰曠咨已下者紀其事以明堯  
之聖耳

自上古之時固已迎日接節矣堯復考星以正四時其  
法明而易准乃命羲和使敬順天時曆以象日月星

辰之行次疏云通中一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四時節  
候以班隨時之政授人時也又分命羲和二氏仲叙  
各主一時分命羲仲居東方之官主春時之政囑夷  
東方之名東方陽之所生出歲所起也故云暘谷主  
敬導出日之政猶春氣之生舉歲首之事平均次序  
東作耕播之事又察晷度之中鳥宿之見以正仲春  
之候使無差天時當是時民祈散慶曰野耕作鳥獸  
則交接孕育上方愛正其時舉其時政又言民物皆  
隨天時而然也

羲氏主二時又重命羲和居南方之官主夏時之政教

孔云說化也變之言平居為方代育之事九順夏時  
所施政教也厥民因謂春時播種在田民因就居於  
野收斂而後新播也

寅饒納日而日入之方秋收成之時敬隨時變終歲之  
事莫平也秋稼將熟歲功將畢民獲卒歲之食心力  
平夷安舒也迭澤好也

北方曰朔方者朔初也陽主於子謂陽初始生之方也  
幽都幽陰之處也上云朔方上言北方也故須復云  
曰幽都居北方之官空順陰之候布冬時之政也  
平均也在察也平察終卒而反始所當更易之事也

冬一歲之事既終則平察改歲富更之事也既成

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如彼地方終其陰而復始其

陽故云朔易或以為朔初也平在其來歲初也變易

之事耳如此則不能包見其平歲之初也或又以

為來歲更易之惠自是春官平職此亦不然古者功

作之事皆於冬月閑隙之際平備完室廬墻垣之類

非今歲之用也為來歲計耳平之一歲之事既終則

復慮其始也平皆備官備來年平備聖用不可俟來春

農事既興而後言遠為之也平

咨釋詁云平也告與語之辭

以閏月定四時或謂其法至  
以勅義和使職之古之特  
遂居其方之官三其時之  
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  
故以星曆為工及之事而與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自乃命  
立正綱紀以成天下之務首  
四時順時行政使人遂其生  
無不本於此天下之事無不  
量衡皆出於此故首舉而詳  
載

齊詳具故舉其法  
察天運以正四時  
謂之四岳於周乃  
其法者不知其道  
矣  
下言堯設官分職  
六天者是察天道正  
道此六本也萬事  
入時法陰陽者律度  
之其他庶事無不備

言故統云允釐百工言百工之  
其任使行其治是信使治也  
治其職故庶工皆和史載  
庶績咸熙治之成也自放  
自克明俊德至於復時  
義和至庶績咸熙堯  
至篇終言堯之聖明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於是者得登庸之類  
連此堯老付

各分命之也各授  
信治也百工各信  
下之治盡於此矣  
下之德也  
下之道也自乃命  
自帝曰疇咨已下  
發辭問誰乎能順  
治也辭不與前相  
意故放齊對以亂

子朱啓明朱本不害故不  
能若順我事此又別一  
方集其功而言庸道三  
言象蒸滔天言其外  
測○蕩蕩乎平漫之  
吁疑歎之辭方不順也  
毀地族類使臨忘見之人  
用命由正理也其順行  
明明揚側陋使顯揚側陋之賢  
四岳堯之輔臣固賢者也堯將

明通矣又訪問誰  
之事也方鳩僞功言  
則能言用則遠其  
懷燕姦偽滔天莫  
故蕩蕩然也  
爾其不循順正理而  
能庸命遜朕位汝能  
事  
帝位固宜先四岳不

能當復使之明揚在下之可當者宜其得聖人也後  
世多疑以為岳可授則益授之不可授則何命之也  
夫將以天下之公器授人其宜獨為之乎故先命  
之六臣百官以至天下有聖過於己者必見推矣適  
相推讓者當得最賢者矣事之次序理自當然  
警子之知古曰所謂警申之子也其父頑母嚚象教  
進也釋其心無蒸勉益漸進之義其志無難化故漸  
益進之使治不至於暴凶之罪自帝曰警言若時登  
庸也言其求人之事所以明其聖能知人也親  
愛之至美也知其居而美授其工之能言象蒸



之才皆入下之大憂也。能隱其惡而任其職，克朝之賢也。且弗能辨而舉其才，况有官諸侯下民乎？是舉不賢之也。堯獨聞舉而吁，既而共工卒以惡。三苗者成，乘居微陋，其德始升，聞師舉，則命其言。惡之位非大聖獨見其能然乎？其曰：我其善哉！將試觀其聖德，暴之天下也。故女之以二女命之，尊位望之，曠微五典，時叙百揆，固非未能信而試之也。或曰：共工鯀之徒，堯既知其惡，夫何不去也？曰：彼所謂大姦者，知惡之不可行也，則能隱其惡，立堯之朝，以助堯之治，何因而去之也？及將舉而進之，則堯

知其不可，蓋用過其分，則其惡必見。如王莽司馬懿若使終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起篡逆之謀，而終身為才能之臣矣。鯀居堯朝，雖藏方命，地族之心，飾善以取容，故舉朝莫知其惡，是其惡未嘗行也。及是治水之任，則其惡自顯矣。蓋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地族者，所能乎？故其惡顯而堯得以誅之矣。共工驩兜之徒，皆凶惡之人也。及舜登庸之始，便隨之人，顧居其上，又將使之臣之，凶亂之人，所以不能善也。故其惡顯而堯得以誅之。如堯舜在武王之

世何由作亂當成王少周公攝政秉其事會有以發  
其凶暴之心也或曰堯知難不可大任何為使之曰  
堯高天顯異者屬時始三十矣禹初可知當時之人  
才智無出其右者是以四岳舉之也雖九年而功不  
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  
任益強帝戾圯類益宜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以惡  
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故誅之當其大臣舉之天下  
賢之又其才力實過於人竟安得不任也若其時  
廷大臣才智有過鯀者則堯亦不任之矣

堯典

堯典夏時所作篇末載舜死夏時所作可知故史為追  
紀之辭與堯典同

虞舜側微微賤重華協于帝盛德光華與堯相襲襲協宜

于帝位言以聖繼之宜於天下也故云重華協于帝

此句總言舜事曰也也考古之帝舜重華協于帝自濬

哲文明已下重叙六德也如堯典統言欽明文思安

安已復云允恭克取以下事重叙其德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八事濬淵弘哲睿智文文章明聰

明溫粹和恭恭敬允信當去聲塞充實八者以形容其

聖德九禘聖人取其德美之煥發者而禘之繫其人

所取不必同也如稱堯則曰欽明文思安安稱仲尼則曰溫良恭儉讓一要之皆聖人之德美稱之足以見其聖人耳譬夫六口玉之美者或美其色之溫潤或稱其聲之清越或取其堅貞或美其精粹要之舉一則足以知其寶矣西人之所稱足以見其美則可也玄德聲聞玄幽遠之稱是也舜潛德幽遠之中又其德深遠故云玄德也

慎微五典五典堯從堯既命之以位而舜敬美其五常之教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五者人倫也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倫

矣言朋友則以黨賓客倫備矣孔氏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之而能盡人倫哉夫婦人倫之本夫婦正而後父子親而遠之可乎孟子云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五者人倫大典豈舜有以易之乎五典堯從則左氏所謂經道教也

納于百揆謂進退之於揆度有事之任而其所揆也皆時叙也順成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賓禮接也門內外之限也京師為內則四方皆外也中國為內則夷狄為外也穆穆和正之貌舜禮待四方而諸侯協和四夷懷來皆從其

綏化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進置之大麓之任謂摠領庶政也麓山阜草木百物所聚也訓猶聚也故孔子云錄也錄亦摠義前云納于百揆又云納于大麓何也曰百揆揆度百事詘議之任也大麓摠錄庶政統領百職事之任也非尋歷遷數職也各舉其事言耳云使之敬美五典則未從使之揆事則特叙使之實懷四方則穆穆使之摠庶政則陰陽和或曰序云歷試諸難安知非居數職也曰謂歷試如上諸難事耳非歷居數官也堯得舜則置之上位自五典而下皆非一

司之事也大麓者總錄庶政之稱故極其全功而言不可止舉一事也

庶績咸熙黎民雍和陰陽順序風雨時若無烈風雷雨之愆錯適亂也或曰不止言風雨弗迷而云烈風何也既曰烈風矣又曰弗迷解似不順曰謂無烈風雷雨之迷錯也風無時之物故必言烈乃見迷若雷雨必順時若當陽而陰之發夏不震則不必迅暴然後為迷所以獨風言也

詢事考言乃言成可謂無愆汝所行之事以考汝之前言皆可致功實也則其言則堯知其聖矣見於三

於三年而後天下知其重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既受終則察七政之度  
不愆厥否以觀天志蓋聖人欲若具天之道也天意  
既順於是遂類上帝經六宗望山川編群神告其受  
命攝治也六宗三祀三禋也先已受終文祖矣故止  
禋六廟也堯之六廟或曰禘既受終始占天意何也  
如七政有愆則如或曰未受終則天意何緣而有  
順逆理必受而後祭也如其有變則天時不順遂  
避而已何疑焉人若謂焉則感于天地通于神明豈  
有二聖授受之際而有天意不順者乎注云或以為

既受終則欽若昊天乃罔當先故考齊七政非謂察  
已之意合天否也此則不然自堯之欽若命官乃舜  
納于大麓其見之政久矣既受命而君固宜察天意  
也

肆類于上帝肆遂也猶後之屬文者言於是也

自上日受終而類上帝禋六宗至編群神輯斂五瑞  
五等諸侯也至月終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同未  
有先後故曰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也  
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既見則頒  
其瑞玉自歲二月已下言巡狩之事非是當年二月

便往亦非一歲之中徧歷五岳也所至協正時日  
其度量正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是脩五禮  
也五等之制古有之天防其亂故巡狩所至必修四  
也正其五等制度拜其君臣所執珪幣皆使合禮也  
如五器卒乃復者諸侯尊而贊重故已覲則復還其  
餘則否所以禮答列辟也五器即五瑞以其物言  
玉以其實言則瑞以成形言則器

歸格于藝祖用特歸格告至於祖廟也此記禮也  
祖廟舉尊耳實若告也如告朔大廟亦不止告祖也  
四時之祭則各有所牲如告朔告至之類非祭也其用

一牲而已故云用特若受終而禮則是祭也雖古禮  
不可詳知恐薦新之類亦止就廟耳惟時祭設立則  
各就其地非祭不必設主也

每五載一巡狩則一方之諸侯朝于天子故云四朝敷  
奏以言功試以功卓服以庸巡狩若能徧至諸國也  
至方岳則觀見一方之君使各進陳其為治之說具  
言之善則賜車服以旌其功

注曰天子巡狩則考其功言善則考而褒之其言不善則固  
有以言其不善也

掌十有二

界無

故掌十二

是先

治平

封十有二

大也

象以典刑

也小過

校流宥五

十二九州治水之後

高十二州在洪水既平之後

刑在四罪之前言

二州而後

九州之域

孔傳云封大也必非以人力增

其山為一州之鎮耳

罪之輕重立為常刑

用正刑

刑情之重

五刑分其遠近貴賤肆赦怙終賊刑

入于罪者災言也謂非人可致

有縱肆寬緩之義赦除釋之也

進樂非由人宜加恤也故且赦之

其非者凶惡之民也故

進是刑也

進樂非由人宜加恤也故且赦之

其非者凶惡之民也故

進是刑也

進樂非由人宜加恤也故且赦之

三三說者曰是為諸非也

流其工於西而受諸於天子崇山窟

一黃于三危極絲于

一四罪而天下以服口官載

一無之制刑因叙其

一西原無也四罪之堅下

一州之

一前大流流統謂

之流其曰流有正刑

之輕重也

一云遂之也

一不流去

一亦有屏午之

一重者投置之

一以罪

之輕重也

一善一惡

一通為

一罪則

一誅死之也

四者自

輕及重而

言口

則君子可知矣正

彰善或敗功

善事於

故耳

百姓如喪考妣

百姓庶民也

言無心

民

則君子可知矣正

格于文祖

三年喪畢

而朝廷公

知天下

諸

正位故復至文祖

之福以告見焉

孟子云

其事蓋喪畢而不自有

之畏避也

朝廷諸

侯請之

其事或

也曰善

則乘之

改正

武王伐殷

旁死

歸歎識其政事

作武成

武成惟一月壬辰

日癸巳

三朝

文自周于

征伐

商高

商之罪

位其所往

多矣

皆不記也

紀事不如後史之繁

悉也

若五載一巡狩

乘往避于南河之南

避之

顯者書不云何

位其所往多矣皆不記也



昔于室天  
將有大臣  
天下通遊  
遏亂略  
相予以  
商郊侯  
有敵于  
天下大定  
發鉅橋之  
三葉自商  
土所過  
商今商土  
華淵數  
蠻貊固  
民無作  
命甲子  
前徒倒  
箕子囚  
大賚千  
于豐乃  
土所過  
商今商土  
華淵數  
蠻貊固  
民無作  
命甲子  
前徒倒  
箕子囚  
大賚千  
于豐乃

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咸服丁未之化于周廟那甸度衛駿  
奔走親且邊越三日庚戌此當聖人吉武成既生魄度邦  
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吉曰嗚呼維先王建邦  
啓土公劉克其前烈至于大正其學其  
家我文考文王古成厥勳誕膺天命  
其亦小邦惟德九事大統未佳  
舜子東征綏厥士文惟其士文  
休震動所維此之也周乃及商時  
土降二  
明

二程全書第四十三

世傳胡氏本辭多小同疑

經說二

伊川先生

詩解

世傳胡氏本辭多小同疑

周南 關雎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不可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廢和始見於詩言天高之世雖有詩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慈樂亦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則以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立以曰興於詩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後於四方不能更出對雖多亦莫以為古之人幼而聞歌  
誦之聲長而識制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  
師宿儒尚不知其明義後漢豈能興起也世之能誦三百  
篇者多矣未能達政事對乎是後之人未嘗知詩也夫  
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  
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  
家正則天下治夫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  
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  
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化天下如  
小雅鹿鳴而下各於其事而用之也為此詩者其周公

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  
化之之成至如一作於麟趾騶虞乃其應也天下之治  
由茲而始天下之俗由是而成風之正也自衛而下王  
道衰禮義廢於下正風者無幾矣其刺上至指詆其惡豈  
復有諷諫之義也蓋發於人情怨憤聖人取其歸止於  
禮義而已惟雅亦然所美者正也所刺者變也規誨者  
漸失而未至於刺也為詩之義有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  
興曰雅曰頌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  
皆是也賦者諫述其事蔽其胡載寔其尾公孫碩膚亦  
是也此者以物相比擬其胡載寔其尾公孫碩膚亦

鳥凡几是也與者興起且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  
懷人賞彼周行是也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  
則民之素彙好是懿德是也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  
顯顯令德宣其官人受祿于天是也學詩而不分六義  
豈知詩之體也詩之別有四曰風曰小雅曰大雅曰頌  
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事有大小雅  
亦分焉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有是四端所謂  
四始也詩不出此四者故曰詩之至也得失之迹刺美  
之義則國史明之矣史氏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  
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關雎麟趾

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化自周而南也鵲巢騶虞  
之德諸侯之風國君而下正家之道先王之所以教天  
下也故繫之召南化自召而南也今本南字皆誤作公召伯為諸  
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二南者正家之道王化  
之所由興也故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為后妃配君子  
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  
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是則關  
雎之義也

漢廣

漢廣言漢之廣大猶云江心也本言文王之道南被江

漢之域因取漢水為限  
義之為不可犯也南  
人知守禮義既以禮義  
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  
思犯矣夫人之休於木  
及也故人絕欲休之思  
無求之之思也重稱漢  
之長求不可思方而渡  
難於泳矣與以禮自閑  
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  
閨門之內姆傳之側也  
錯薪

癡翹然必擇其端直者  
我之子者若如何之以  
歸則言秣其馬矣情動  
惟其禮法之恨不可也  
不止無非禮之私思又  
知其端直之美而願慕  
之也

汝墳

開雅之化行則天下之  
家齊俗厚婦人皆由禮  
義王道成矣古之人六  
是道使天下蒙是化者  
文王是也故以文王之  
詩於周南之末又周家  
風天下正身齊家之道  
昭顯於文王故其功皆  
推本而歸焉漢廣婦人  
之能安之禮義也汝墳  
則又能勉其君子以正

也君子從得六外婦人為樵薪之事思念君子之勤  
勞如文飢也一作朝重也一章自勉之意伐肆見踰  
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一章勉君子以正言  
其勤勞猶魚之有鱗尾蓋王室暴政如焚燔雖則如  
是文王之德如父母望之甚邇被文王之德化忘其  
勞苦也

### 麟之趾

關雎而下齊家之道備矣故以麟趾言其應關雎之化  
行則其應如此天下無犯非禮也自衰世公子已下  
序之誤也以詩有公子字故誤耳麟趾之時麟趾不

成辭言之時謬矣關雎始於社席及於子孫至於宗  
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仁厚趾角定皆  
於麟取之皆有仁厚之象也趾不踐生草定之狀必  
有異常物角端有內公子之仁厚如是也既言之又  
嘆美之曰吁嗟麟兮

### 江有汜

召南

此亦文王時詩曰附於此其順之使備嬪妾之數以待  
君也汜水之汜渚水之歧也之別婦謂從君子也  
美入君當使妾媵均承其澤故以婦言非謂是嫁來  
之婦也汜分之小洲渚之岐則大矣汜之為言別也

幾相類矣言水之分流與夫人之不專君子前二章  
止言嫡不由是道其後自悔不重則言不過我而無  
怨笑歌順余言言其所以致之也白海也慶得其所  
慶也過及已笑言樂而已聖之發於中也

谷風

習習和風陰陽交和則感陰成雨陰也夫婦之  
道同電勉和同不宜有怨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  
而家室正如陰陽和而成兩象對者以其有下体  
也無以以也夫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  
好音無違至於此也老承上章意我行道而遲遲者中

心念其有違乎此也不遠伊  
莫置我當其分乎送置也繼  
之界勿耳茶至舌也乃以  
好之如弟淫濁而謂清今  
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為濁  
惑而不得其正也愛其斯  
苟喻已所治家事增勸其  
而越之苟所以存魚使  
不能若爾暇惜既去之後  
躬所為治家勤勞之事隨事

謂此道不遠而通何  
也所以強繼者所畫  
中辭非禮之至也反  
及以謂為濁是清貌  
其近自徒是以言其  
友不以我為音也渠  
果所以塵蔽使毋撤  
去之我身之所為且  
其深夫已下陳其  
而為之深則

方舟淺則泳海不可計其量也。夫德之於道也，猶水之於舟也。德不特如是，治身家而已。又聖人學其德，更鄉黨莫不盡其道，其所為者如是，不能也。故雖勤勞如惡惱心，所畜也。惟其心既強，則成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人亦不博而不知其善由心阻絕其善也。昔惟恐善之之道，窮困及爾，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既饒息矣，乃比我於毒，所以蓄藏美物者，以禦冬為卒歲之備，是今乃止。以我禦窮困之時，終乃見弃，肄習也。貽我武暴，憤怨習而為常矣。既息也不念，昔之安息於我室，家心所歸息也。

簡兮

賢才之人可以為王臣而簡擇取之方，將使之為萬民目之方，中明朗之時，又在前列而處上見之，宜可辨而不能知之也。碩德之人，僕僕然心廣體胖，在公庭為萬民也。次章又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事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在執事言其言其能之格也。言其事皆能之也。其顏色如遊川然，必曰其顏色之充美者，以其在前易見。其才藝密也。如是而公錫之以爵，而已勞賢者之道也。標之在山，峯之在際，乃其宜也。賢者宜在王朝也。



云誰之而心忍彼三國之賢者言彼美德之人為三朝  
之臣乃得其所也言之可以鑒此之不得其所也或  
云美人蓋謂樹之賢者文意不然

北風

序云並為威雪謂君臣上下皆然四時之風春而自東  
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  
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此風之殺害於物故以興雪  
政詩序謂百姓不親相扶持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  
考詩之辭乃君子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  
風既涼冷必將至於雨雪既尚威雪必將殘暴於人

也以恩惠相好則扶持而去耳虛寬貌徐緩也雍容  
之狀亟急也只且辭也言尚可寬容虛徐乎既急也  
哉涼氣噤聲零霏皆雨散之狀行去也歸擇所安而  
往也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已有  
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  
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為政之道則知暴雪禍難將  
及於人矣君子全身遠害惟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  
切其虛其亟既亟且是也

君子偕老

其德之深厚如山如河乃發其德之服服章之設象其

德位之宜也。尊位降乃稱威。服今子之不處。奈何一章言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如是。而奈何。及不稱次章又言服章容貌之美。與德相稱。則可尊仰。故云胡然而仰之。如天子胡然而尊之。為君乎。帝君也。帝言以其有德也。三章言陳衣服德容之美。誠如此之人。乃是邦人之愛也。媿德

定之方中

美建國之得其時。制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言相土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為

皆是也。人謀臧則鬼富。寒當也。淵深也。盛

蠲

其德所以成其富盛

言本則文就男

文三之道淫奔人知耻而惡絕

之詩人道是

正其意蠲陰陽氣之交映日

而見故朝

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

猶易之自

陽習陰本男行女隨乃理之正

今陰來交

焉故言蠲指之今世俗不以手

指者因詩

之蠲也必時父母之命

兄弟之

乃先下之然後後焉不由是而

本於此也。夫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與鳥人所醜而不敢  
詰，而也。夫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與鳥人所醜而不敢  
背，不由其命而動。夫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與鳥人所醜而不敢  
交於陰，則禮之變也。夫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與鳥人所醜而不敢  
女子反遠其父母，則禮之變也。夫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與鳥人所醜而不敢  
之欲耳。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與鳥人所醜而不敢  
故言其大無信，不命而可惡也。苟惟欲之從，則人  
道廢而入於禽獸。夫女子不以自失為信，所謂真信  
之教遠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  
則順命言此所以風也。

相鼠

相鼠之為物，貪而畏人，舉止無禮，無體態，故以與人之  
無禮儀視鼠之有皮革以成其身，有牙以完其形，具  
形體以成物而動作如此，猶有人之形質而無禮儀  
容止不若死也。

干旄

卿大夫公子之好善者，賢者受其禮意之厚，當以善道  
告之。詩曰：「彼采芣苢，采芣苢之華，不聞不聞，不聞不聞。」  
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旗而來，  
就塗之邪，禮下賢者，素然東帛也。謂以東帛乘馬行。

禮於甯者被殊美之人謂有美德者受其禮意如是  
當何以異之知其必告以善道也紕疎布之狀組錯  
寡之狀記疑為整厚積之意馬四至於五六馬帛之  
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始畀之畀與也謂答之中與  
之謂交親之終告之謂忠告之待之益至報之益厚  
是為樂告也郊野外都邑城國中好賢益篤則賢者  
益至不好賢則士亦遠遜也

淇奥

淇奥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綠竹竹生物之美者與武公  
之美內充而文章威儀著於外也有斐斐然文章貌

君子有文章由其在學以自脩如坳如磋言學也如  
琢如磨自脩也以象治玉譬人之治學脩身斐兮間  
兮拘謹莊栗貌赫兮喧兮成德顯著于外也故云威  
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言文章君子盛德之至  
善人不能忘也此首章言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  
然二章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盛三章言其成質之  
美如金錫玉璧然寬兮綽兮允矣私裕也綽閑密也重  
較大率言其多容而任重如大車也善戲謔言其樂  
易而以禮自飾行節不至於過且一不為奢也猗猗言  
竹之態菁菁言其色如菁言其盛密比為菁綠竹竹

也淇澳所有

考槃

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必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以陳其由也

碩人

碩人大人尊賢之稱作質音一碩頤容質之倍盛言其位尊服飾之美又陳其家之貴盛德容之如是其來也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止復敕車服而後入於朝君為之早退以與夫人燕處見禮之之重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既盡言夫人之尊位重因以河水興人情故縱

難制所以制嬖妾上僭而薄於夫人洋洋活活流激貌河水如旱故施眾不安種大之魚不能制也君情放縱故禮法不能制葭莩與眾多庶妻眾多尊尊不順如葭莩之賢士大夫莫能正有去而已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之器為受之必者自為樂也其類曰安息之所也無所為樂又無所由敬樂之道陽陽自得相自樂之樂也君子自樂而巳君子若聞之如是而已揚之也

周人壽於成中而怨界諸侯有壽天子命得衛之亦宜  
也五玉賜其三家耳非有三者得天下之心也人  
然宜也天子嘗使方伯鄰國得助之豈當得壽哉  
內之民故周人怨諸侯之人不共成申也彼莫之子  
謂諸侯之人由爾許皆申之地名揚之水潤也淺故  
激力不足以流薪與力不足也楚蒲益輕言力不足  
愈遠

甲谷有蔞

蔞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曠則乾矣興夫  
婦樂歲則能出保凶年則至相弃也始章歎其遇艱

難次章歎其人之不善讞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卒  
章笑其愚義之素薄非由於今也故云何嗟及矣其  
怨益深也曠其濕天當作濕矣亦乾也

丘中有麻

丘中宛宛平眾之薺地之美者也麻可衣麥可食宜殖  
丘中興賢者宜在朝則能養於人彼謂不賢者乃留  
於朝子之賢反窮處而咨嗟故思其其施施而來次  
章云彼乃留而子反歸鄉國思其其來食於朝者  
徒能甘人之口而不能養人之物丘中反有麥乃此  
不賢之人也偏若外飾以非真玉彼留之人所貽我

者徒文飾而無實貽我及人者

端衣

武公父子相繼為王司徒善於其職國人美其為國君而能好善道享服章宮室祿廩之報也端衣卿衣也宜言其稱敝又改為言久其職適其館授之宮室授之粢賜之祿廩予謂王朝還更也今人言還知還解若還皆更義還予猶予還既授之居復賜之祿也蕭舒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享此皆善善之功也

子衿

衿青學者之服言其舉家之辭世亂學校不脩學者弃

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口悲慙我心縱我不可以及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予而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遂尔弃絕於善道乎世治則進學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幸教者有至於此者不止一又禮義蕙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一廢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淳及夫亂世上不獲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淳偷父兄朋友之義者其則明矣所習之長時故人莫不肆情放縱謂高台白茅之人雖有賢者亦不之於學亦豈能也故志惰而巳而無青衿之志輕躍達放恣不事於學則漸之成關而已而無青衿之志一日不見如三月

之久也蓋一二於其不可一日忘之則其  
志荒矣故雖其後之所謂之類

東方之日齊

齊國政衰意臣聖先世威風赫赫  
男女淫奔日與若  
月與臣日月出則無物无  
於上也今意不明故有淫奔之  
刺其當明而昏也日出當而  
以在我室履我即高未也即就  
來奔也月出亦當明照而昧  
在我門內履我發而來奔也  
發而求奔也發而求奔也

其行故而來奔也出在上之人不明容此姦慝也

東方未明

政亂無節動非其時或早或暮無常度也挈壺氏司漏  
刻而勒迂與是不時是其職廢也言其不能正時矣  
非特刻是也也折以極圍狂夫見之且驚躍知其  
為限也極極極易而之物折之以為藩籬非堅固也  
狂夫以其其有極是之則躍然而驚書夜之限非不  
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先節之甚樊籬也營  
營音連止于樊籬也

盧



君荒於田獵故百姓苦之詩人陳古之賢君改狩以時  
百姓見則善而美之

園有桃

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  
能用其民則不能治其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  
國無政事則亡或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李之賤者園  
有桃亦知其實以為樂與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  
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謔諷諫之為謔不知  
我者謂我驕慢彼人如是子曰何哉蓋未之知也故  
言我心之憂人莫知之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

至深切也棘也賤物可用以食也行國猶駕言出遊

所以備憂園種不申也

無表庸

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夫平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  
美也六七衣之數或曰繼世之君比受封有降然不  
知六七者何物也輿賤亦謂安耳

葛生

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存為謹矣美好攻戰則多離闊之  
恨葛之生託於物葛之生依於地與婦人依君子誰  
與獨處是兩誰與乎獨處而已獨日獨處至日也晝

夜之末時愚念之情尤切故期於死而同穴乃不相離也

采苓

首陽山生堅實之物故以與誠不實之人山者物之所生故采必於山苓生於山顛苦生於下藟執山陽之平地又各其所也與采言必於誠實之人下因誠於信諛之人造為巧言且無用信之又重誠曰置之置之且死以為然人之造為言者皆諛誣不實何所得乎謂不得實事也

兼葭秦

兼葭蘆葦衆多而強草類之類後成猶民待禮而後治故以霜笑伊人猶斯人謂人情所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間也未晞未凝也猶禮未方濃之狀未有禮教也禮教未立則人心不服而俗亂國何以安乎

終南

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善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條梅美材也有令德故宜稱頌服

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  
也紀稜角堂平寔紀興禮  
君必有禮德故宜其服稱  
其位故曰壽考不忘也

晨風

序言始棄其賢臣詩中又見其  
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來  
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  
也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  
也故人君未見君子之時  
也故入君未見君子之時

自亦至也人君當如此而如何今乃忘我之多乎此  
詩上賢者見弃之意而言故云忘我欽欽不懈之意  
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上章言朝廷有道則賢者歸  
之下章言當忘下之有賢才也操山之所有也而有  
茂盛而能言衆人之中自有秀自若矣隰有六駮亦  
然六見其成也義亦言其成也如下之有賢則當  
求而用之故於未見則思之而樂如何又忘我乎  
穠亦然言極蓋其茂六六言其成也耳欽欽靡樂如醉  
淺深之次漸言其至也

無衣

不與民同欲故民疾上之也詩八言為君當與民同欲  
也能同胞則雖寒不怨也若推同胞之思則民亦同  
上之欲至于與師謂若此其道與矣則百姓皆脩其  
文予與之同仇矣澤地之謂汗移之類

### 墓門

人情不脩治則邪惡生猶塗路不脩治則荆棘生故以  
與焉墓門墓道之門也言荆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  
他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導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  
良衆皆知之而不去之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也  
幼小不擇師傳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

是乎前章言有棘言他山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  
道之使然梅美木雖美生墓門荆棘荒蕪之處則  
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夫  
也不良詩人作詩以告世之告者之而不我顧必待  
顛沛當思我言

### 防有鵲巢

起立為防鵲以為種場之以上植以木於是鵲從巢焉  
有叢林之蔽翳則鵲巢之與人心有蔽昏則說誣者  
至中立也謂立原黃平之處則有若生之美草與人  
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謂請張迂迴誣罔人者必

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以質者憂詆誣賢善也中唐  
窳下之地无樂所聚也六處汙則不善者從焉編文  
章加旨言美也惕惕世也

匪風檜

亂極思治人情所然風者天之動以興上政車者人所  
為以興民俗天氣順則風特上德脩則政舉法制備  
則車成政教衰則民備以興上下焉匪風不和之  
風匪車无法之車發迅心獨軒輕不定碩瞻眇戀思  
而傷怛也飄回旋喋輕心弔傷恨魚美好之物人所  
欲興善政人所思誰能魚以食人人將喜而助之

誰能歸從周之道人以此樂而與之懷相要結也好音  
和聲喜樂相從也

蟋蟀曹

蟋蟀朝生而暮死以興  
趣稍猶曹君之奢靡  
憂其安所歸處也翼  
騰游翔之狀如雪潔  
也亦有悅義故通用

候人

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

不能以也蟋蟀之羽羽  
是然鮮美胡能以乎故  
朱朱華節息止息掘閱外  
經文說雀皆用說字態

所用多小人其進者非一

也獨取候人而言者  
者故取其甚者而言  
場乃其宜也此彼之  
百之多所以刺也三  
曹國之小豈容有三  
因此詩也編乃在  
服章之美待遇之禮  
蒼蔚草木之盛鬱茂  
盛有所取也飢渴乎  
小人無德義可取何為而近乎

用者其微有自候人而外  
候人者使何文役以守疆  
之使服大夫之服又至於三  
其多尔如三百墨三百困  
多三傳乘軒者三百人蓋  
而食與無功受祿不稱其  
也卒章與小人之無所取  
朝隋乎南山者以草木之  
者謂其有姘變之容也今

下泉

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  
下則不能及物浸漬  
之是皆不得其所也  
而歎念思道之棄也  
傷無賢伯以糾率之  
陰雨膏澤使然四方  
故也鄒伯古方伯之

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  
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  
蕭蕭皆下澤所生慎然既寤  
謂思明王之詩也其率也又  
如是先兆然盛之未苗蓋  
其能勤王事由鄒伯勞免之  
者

豳七月

周公為此詩欲成王

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

力趨時以稼穡之類  
矣當有卒嘗之具  
也一一陽之月也  
我婦子我婦子同  
而喜之也春日暹暹  
同歸吾云春日暹暹  
女心之感不由  
生蚕正義云今亦用  
力蚕事勞且傷悲也  
富貴之子及時而行

伏以隨下歲過中而行暮  
歲以二月流火為首章  
日也同  
也蓋室是事耕作農官至  
傷悲殆及公子  
道人情之感時也  
由運運故重言之藝之用云  
慮是也祈祈衆多  
所以為衣裝之備庶幾得如  
○八月荏苒亦蚕備也六月

條桑當蚕長之月也計  
也言蚕長之月當枝落  
也代遠揚以猗其桑皆  
黃之色我特致功於朱  
子之衣裳故也為公子  
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  
續之義謂脩肄也後我  
說者雖為三物然考詩  
股始躍振羽翅成穿窻  
勞歲事既終又復為改

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  
桑則用斧折亦預備其器具  
用折斧我朱孔陽言染為玄  
使鮮明蓋所以供公上為公  
裘猷研于公皆此義也民之  
○其同謂會聚共事也續繼  
稼既同  
意恐是一物隨時異名耳動  
東山中  
○嗟我婦子嘆其勤  
歲之事歲暮入居室也自六

月食鬱及奠已下果蕞黍酒皆為養老之具七月食  
瓜已下皆為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諸種皆入  
農事畢矣故孽我農夫之勤勞又復執宮功也上入  
迂入都邑之居也黍稷蓋治也絢所用蓋屋鑿米必  
在歲末而藏之須待春王故云三之日納于凌陰藏  
米所以備暑而開米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其蚤  
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頒冰是其後用時也朋酒斯  
饗歲功既畢朋聚以饗其樂殺羔羊謂盛禮公堂公  
為衆人會集之所鄉校日疋也稱兕觥祝觴之辭民相  
與為樂祝以壽考也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  
比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  
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

鷓鴣

管蔡流言及叛是亂也成王幼而未知周公之志公為  
此詩告以王業艱難不忍其毀壞之意以悟王心此  
周公出征救亂之心作詩之志也此詩章句不完莫  
可究其全體據所存而言之可也鷓鴣惡鳥呼而謂  
之尔既取我子美無更毀壞我室鷓鴣喻為惡者子  
喻管蔡室喻三室管蔡骨肉而與之為亂是既取我  
子美毋更毀壞我三室也思斯謂情愛勤斯謂為厚



以骨肉情愛之心意之意養鸞南通子之道可憫  
惻也今乃取之其意甚矣此皆謂鴟鴞之言不知謂  
之者主何物也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為安固閉  
防之道深至如此而向或侮之與禽出而謂曰汝下  
民義不安拮据持持貌得荼披折貌疑其義然蓄租  
積取也卒瘁致病也所以如是勞苦以未有室家也  
與成王業之艱子羽尾殘敝然後成室翹翹然高壯  
貌既其成就之勞如此故為風雨漂搖則其聲憂懼  
此周公之詩所以辭享而意切也

東山

完言其完師而歸無死亡之患也思謂念其勤勞思其

廬室荒廢也東山所征之地淮夷也滔滔紛紛不窮

之狀言其久也陰雨則行役尤苦濛濛之時羈旅愁

慘我在東而念歸則西悲謂懷西而悲也制彼裳衣

治歸裝也士事也

孔惺鼎銘曰

救歷也救勿事行

救言當歸也蠋卷在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自保其

身敦然獨宿於車下也烝上比也猶云升也蠋在葉

中故云烝在桑野其在外之久往來之勞每章重言

見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田事廢室廬遂荒果羸已

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町疇廬傍畦隴為麋鹿之

場也不可以荒毀為畏當以為懷也此言與勿士行  
枚皆人情之正當然有自勉之意堽堽也堽堽也有陰雨  
之候則歸思念其勞而悲嘆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  
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穹窒鼠穴穹窒  
也窒所壅土也念其將至而灑拚埔閱復恨其留繫  
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  
苦者延蔓粟薪之上粟薪堅木以其苦人所不取常  
在其所施於堅木言繫之固以比君子于役久留滯  
不還言如苦瓜而繫堅木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四  
章言歸而及時成婚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

羽鮮明婚姻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駟有文彩也  
親結其搗女之親也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  
成新昏且甚嘉其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

破斧

是詩也周大夫刺朝也之不知周公也而云惡四國四  
國為亂何足云惡也斧也崩也以及錡錄皆人之所  
用建國封親制典禮立政刑皆為天下之用猶人之  
有器用也故以斧為興言既破毀我斧又將缺我斨  
矣斨方孔高奄也亦管窆為流言遂以叛將並動天  
下以傷壞王業惡日以滋營速誅也周公可以東征

四國是皇也皇釋言也周公之心勤勞王家知是可哀也其德亦甚大矣將大也我人猶云我公也云斯人可哀迫切之辭錡亦爲言益將有害訛與吡同動也或寢或咷擾動于四國爲是四國之亂振動恐其益亂天下嘉善也錄不知何物也之器之大於錡者道逕急也加切於錡亦美也哀周公之忠勤謂之甚美所以刺朝廷之不知也爾詩七月陳王業鳩號遺王東山言東征破之伐柯凡戩皆刺朝廷之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伐柯

此齊言周公之忠勤憂四國之亂天下征之之急如此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之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齊也柯也二物合而後成用故以興君臣夫婦之合伐柯匪齊則不能娶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歆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二章言其道伐柯其取則不遠所執而伐者乃柯也以之爲則則是矣今欲反周公取則於周公可也周公者動必以禮者也亦當以禮致之則周公可何而觀見也故云我欲觀見之子惟以禮乃可遵豈信器所以行禮語云俎豆之事遠且有踐謂禮儀是

用也

九罟

周公為詩遺王王未知周公之志故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是代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九罟網之固密者也罟以魚之網則得鱒魴之魚也鱒魴魚之美者罟以魚之網則得鱒魴之魚也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觀之子當用上公之禮服往逆之二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所於外於汝

信安處也矣深責朝廷之人也宿安息也不復謂未還舊職四章祈入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朝廷所以有衣衣之甲用尊禮聖賢無以用也無以是服逆我公歸來無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狼跋

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心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跋之貪者猛於小故故繼於機弄羅繫前跋後躓進退困險詩人取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

卷之三十一

以道無利欲之藏  
故雖在危疑之地  
謂崇大之位  
其謙遜不以崇高  
安也  
不矜天下莫與  
也  
如是乎唯其處已  
蕩焉無頽慮之意  
先儒以狼跋  
不以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  
不以其聖不失其  
謙退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  
安舒泰亦為几几然也碩大也  
謂盛美之德保者避而不居也  
智自處所以天下稱聖處危而  
名取其義也此大舜所謂汝惟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高德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  
變變然有恭畏之心存誠也蕩  
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

猛矣若虎豹胡  
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  
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  
且上二句言政言定實有凡几不瑕之義但此詩體  
與他詩不類故不述耳此詩在六義比

小雅 鹿鳴

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於其事而用之其周  
公之謂乎與二南同也燕群臣是賓則用鹿鳴鹿食  
則相呼故以興燕樂物與和聲和聲相呼其食野之  
草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云我有嘉賓鼓  
瑟吹笙言其相樂又以幣帛將其誠意故云承筐是

將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既有誠樂之厚意則人心感  
悅而相好以此示我之列位故人勸而得盡其懽心  
吹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  
使儀法之三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

四牡

四牡之義憫使臣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上  
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  
臣缺矣周道猶通途也倭遲回遠豈不懷歸乎以王  
事不可廢敗心傷悲念此也駢駢不止蹕蹕迅疾駱  
馬強而耐遠離翩翩能飛之物蓋或飛或下集於所

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遑將  
父將事也卒章勸以義也駕而馳驟不息豈不懷歸  
以王事不可廢敗也是用以此義作歌以告其毋父  
則知義毋主恩故以義告之豈不懷歸言使臣之心  
是用作歌將毋來諗作是歌使以此義告其毋也

皇皇者華

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  
化於天下下國家被聲教是有光華皇皇猶煌煌光  
彩之狀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  
也故以為興于彼原隰言高下皆同其光華使夫使

人駭駭後廷之狀惟恐不能宣達是無依靡及也駟  
駟駟駟皆以俊言濡鮮澤絲條理之天共既均如日整頓  
之狀諫謀詢度前載雖各有義典又之謂訪耳察察求  
訪使臣之大務

常棣

此燕樂兄弟親睦宗族之詩不因常棣而作也常棣今  
所謂玉李花花萼相承甚力故以與兄弟鄂不譁譁  
韡韡鮮華狀盛之貌不當作拊亦可如字亦可以花  
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次章叙  
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事可畏則思兄弟

之助方困窮離散群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  
依恃三章言兄弟相賴之急猶鵲鳩首尾相應急難  
之際其相應如是也每有良朋猶豈無他人每有猶  
亦有也况也亦嘆我之則可亦歎也骨肉不能相為  
而求他人是可歎也四章重明兄弟之親委不能忘  
譬之兄弟狼鬪于海雖有不睦之心猶特外御其侮  
若他人則衆人之分也無其攻之為之義五章言平  
時則皆可逐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六章勸其  
相宴樂養具義陳設饗豆飲食飲以兄弟愛世相來當  
和樂且為也七章言慕父母謂之孺子孺親之義

和樂而相親也七章言兄弟相樂則妻之如合其  
和如鼓瑟琴之如既忘意合而後其和樂以而不厭  
卒章言能如其親睦其宗族則能宜其室之分樂其妻  
孥窮寃是理國心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此詩句以  
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斷章句以則各陳一義故也

### 伐木

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  
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尚有此義况士君  
子乎故賦伐木之人叙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義  
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也朋友故舊焉則

民德歸厚矣二人伐木更運斧斤聲丁丁相應相須  
以成其事賦此可以見朋友之義繼言鳥鳴嚶嚶又  
以物情與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鳴相應  
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迫隨嚶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  
聲謂應聲猶人之明友相待也次章因鳥以與朋友  
之義相鳥如是豈一人而不求古人乎朋友之信常久不  
渝可實於神明亦謂相好平而不變三章陳伐木共  
力因相聚飲食且飲樂厚篤之意許以旅人共力之  
狀因聚眾共力而共酒食相樂也况既而以其為美未  
喻是香伐木之如醴酒相樂况既有肥羜當以召



諸父也寧其不來無使或忘意不至也諸父諸舅謂  
朋友故舊也四首陳厚意以具飲食洒掃清潔盛陳  
簋器况既有肥甘當以君諸舅也寧其不來不可使  
我有不厚之罪五章重陳此義之不可不然也木于  
峻阪充須衆力故醴酒之多况乎有盛兵薄豆成列  
當以燕樂兄弟無相踈遠兄弟朋友也民之失德故  
不能脩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乾餼不相及蓋  
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卒章陳所當然者有酒則我  
酌之無酒則我酌之以至詠舞我為之我及暇時則  
相與宴飲以篤恩義

天保

恩惠周物君之天下也歸美於君下之報上也天保之  
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  
之所致也天保定爾君位甚安固也俾爾單厚何福  
不除除更新也日益之義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次  
章重陳其盛既保定爾俾爾享福至無所不宜受天  
之百祿衆福又降爾以遐遠之福惟欲其長三章言  
既受天之福祿莫不繁庶如山阜崗陵如川之流聚  
莫不增益盛四章言既享豐盛之福用報祀其祖先得  
无疆之壽君曰卜爾君使卜之設辭也五章言其所

獲神之至謂降鑒則錫爾多福民所實有則日用飲食謂享其豐樂實實也群衆百族皆化上德六章言其德光顯無虧庇覆生民恒亦猶外言光照遠廣如南山之无虧崩如松柏之茂盛無不承其庇覆

采薇

文王之時有昆夷獫狁之事遣戍役以守衛故此詩以遣之叙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采薇采薇以薇為遣戍役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作止生出地舍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獫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

懷敵愾之心矣薇始長而柔矣行期將至也念歸期之遠而憂也憂心烈烈如飢如渴戍事未休已念誰使歸問安否薇壯而剛矣且當行也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監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首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厲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彼爾猶云於彼亦與彼路同常棣之華華華相親與下盡力以為上言當此常棣然也彼路何也乃君子所乘之車也君子則知義矣總強盛之車甲冑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

發強盛貌付與之重依依上所處也腓後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後動也腓是足肚也言君子小人從其所處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既臨其衆則整練其車甲脩治其器械弭服是也日為戒備獵狝之事甚急故也先言勞苦憂傷以盡其情次陳之以義以堅其志成事盡於此矣卒章言歸以憫其勞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其思歸之切心如飢渴其悲傷甚哀人莫知也此據小序為說於義无害然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於義不然則采薇等三篇或非文王時作乃

出車

武王成王時作南仲不知何時人古者成役無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勞將率之旋也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大要在歸功將率者章陳出車于成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謂我命我也次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于郊行美旗旒旒旒華盛旒旒垂委之狀胡不猶莫不其憂念之深僕夫

左石之人亦為之意卒三章指元帥之右以顯其功  
赫赫德名顯盛衰上也謂勝彭彭衆多央央華盛主  
言城而勝獵狁禦戎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擊為先  
其事卒矣四章言其歸叙其以成也以多難故不逞  
啓者豈無思歸之心畏法令不敢自遂五章復言出  
兵而衆和為一方所後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虫  
阜蠢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  
西戎也觀此詩意疑似當時西戎兵不加而服獵狁  
兵加而服或止於小大亦不可知卒章喜其歸因叙  
歸時景物和氣其歡樂可見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

賦徒衆

魚麗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  
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令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  
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  
可取罟魚筍之易作者麗于罟者亦美大之魚也見  
其盛多魚與君子之酒皆美且多且旨同旨且有  
多止云酒多自有富有之意物多可嘉也有而能備  
禮也盛有及時也明王在上養育萬物莫不盛多故  
美之也

南山有臺

此詩樂君臣俱賢邦家榮盛為福之長也南山興君北  
 山興臣臺菜皆草草之衣被於山成蒼蔚之美盛猶  
 君子為邦家之基本萬壽無期重言為福長久桑楊  
 充用之物言山生財以濟用興君子為邦家之光榮  
 无疆猶无期杞李可食之物興君子養人如父母德  
 音不已言令聞無窮栲栳木之高者益山之高興君  
 子德音茂盛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至栲栳木  
 之尤高大者興君子德澤長遠至施及後世故云保  
 艾爾後

湛露

湛湛厚濃之狀露之濃厚匪日出則不晞興燕樂恩惠  
 之厚不醉則不歸也厭厭足意之義曹草柔從而盛  
 者以興同姓之親在宗載考在同宗成歡樂禮數也  
 杞棘卑下之物興小國諸侯言諸國之君皆明信君  
 子承王惠澤莫不順德以奉上忠順之心溫克之容  
 皆令德也其類其極其實離離桐栲栳木之木興大  
 國諸侯湛露在桐栲栳之二物之茂盛其實離離然  
 言大國之君承王惠澤莫不智備其令善之儀先親  
 次小後大德澤所懷其厚然也離離猶累累也

采芑

芑美菜地力世世則可植美菜與文武之將甲兵之強  
則能成茂功得言美語辭未芑于新田舊畝皆地力  
方盛處方叔而總臨三千乘之衆師于猶今云兵甲  
試肄習也衆且練也率止然征也言四驥翼翼龍旆  
路車儀飾之盈次章重言之中卿亦美田旂旒與矣  
言整肅首言言肄習次章言整肅蓋其叙也其行也  
受服章之美言付之重三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  
且勇進退且宜趣含有節言隼之急疾亦集于所止  
以興兵雖四用之有節而不過也鉦人擊鉦者伐鼓

擊鼓者方叔行師有征鼓為陳師鞠旅之節鞠止也  
遂美之言明信之方叔其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急  
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振旅之行亦以鼓止  
行則以鉦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動而無  
知之義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為仇方叔克壯其猶故  
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雷雷方叔之明信自伐獫狁  
時聞于四方故荆蠻畏威來服

車攻

文王撫有四方四方一作一至是蹙矣故云復文武境  
土也此詩美其脩政事治車甲因田狩而簡車徒諸

侯順從軍法肅治如此故能成中興之功先王之政  
後嗣所當守失則罪也故詩春秋於復古之事不加  
美辭此詩但稱其復古也吉日則既攻謂堅治既同  
謂調一孔阜為肥壯之子猶云二三子指所任者器  
器盛衆貌有繹聯屬决拾不知是一物是二物助射  
者傾助也射夫衆射者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助我  
助歛禽者舉士賣衆射夫助舉見其多不倚不偏  
不失持中範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詠肅靜如此徒  
御不其警戒乎庖厨不其充盈乎承上有聞無聲聞  
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信哉君子之治戎其威

如此之善

吉日

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  
下得群下之言盡詩中所陳是也戊剛日之吉既伯  
既禱祭馬祖言禱之伯為馬祖據爾雅之又戊日祭  
禱庚午于田言禱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  
子皆群下盡言奉上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先王接下  
之誠意發小言禱六兕言所獲耳不須為多說也大  
兕牛類今西言有之言荒牛

庭燎

天下之事貴乎行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  
而已靡不勤而怠於終故世進銳者其退速宣  
王之於始也一事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  
其不能終也一氣與視初四有常也如白於夜之未  
央任其勤而不知節也無節則早昭不能常也故次  
云未艾向晨也不終見元常節且知其必將息矣此  
所以方美其明而遂以歲之也箴之於事如鍼砭之  
刺病矣央中一艾向晝也晨曉也將將驚鈴聲噦噦  
車輪會聚聲也明之盛晰明也輝光之散也

白駒

刺不能用賢賢者去而不留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俊  
者古文千里駒又曰白駒通際白色之貴者以貴色  
之變焉與賢德之才立場圃所食非常苗必美蔬也  
白駒當食以美物賢才當待以殊禮白駒則維繫之  
不使去留玩樂以求日唐風云且以永日人暇樂則  
日來也所謂伊人者宜使於此逍遙豈當使遠去也  
蓬蓬藟之葉也蓬蓬也賢人君子當使於此為嘉賓貴  
然蓬藟來蓬蓬其意然而來也上二章言賢者當在  
朝蓬藟一葉言其來也其來是不在位也爾公爾  
侯蓬蓬知蓬蓬其意也蓬蓬其期度不思求賢致治之



道乎... 際當勉強思天下之  
有... 進用之也三章思賢者之來是不  
在... 隨遷而思之之意遠遊空谷處窮  
困... 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  
... 而有心賢者既遠遊矣國之  
... 其和聞問而不見絕也曰一毋自貴重其  
音聲而有遠弃我之心

白華

山王寵衰然而黜申后周人為之作詩以刺主王字誤  
作后字序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

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白華則濕以  
為管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興  
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今王亂貴賤之序而遠弃我俾  
我窮獨矣所也之子謂王也英英白雲雲之貌天之  
道雲蒸露降則管茅皆被其澤王如以道則嫡妾富  
均被其澤今天道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天安時  
運也猶如也流小水微流也尚能浸漑稻田  
王之崇高尊天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  
歌而傷懷也絕地各無源為竭之水惟彼桑薪桑薪  
之善者無與桑薪不用而我煖於燧竈與王之捨嫡

台之尊而專靈於人也維彼王之崇大而所為如此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為如是也鼓鍾于宮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鼓鍾于宮中而聲聞于外今我中心念子惓惓然憂思而曾不感動視我邁邁而去邁邁去遠不顧之意皆心之在梁鶴之在林音其所也今王使我不得其所以傷心鴛鴦雌者右翼掩左是確之常也今王為夫之道乃不常二三其德謂初終改易也扁乘石之形設乘石以為高也而反覆卑與王捨右之尊而寵微賤之人也之子見遠使

我困病底病也此詩一章有次序更不煩解第四章中印子訓我也謂與子我却烘于熨今俗語如此

早麓 大雅

言周家承受先祖之業也后殺公劉積德於始世脩其業至大王王季重脩一言以千天福也人為善而獲福倍善為福也為善而獲福所獲自求多福乃千福也禧彼平麓早山石麓山足高峻非生物之所養乃百物所生也雖以子善之積善草亦得養之氣濟濟也此與此周家之遺德君子及其子之慎慎之道所以顯盛享福也



詩主意在是二子終言王業之成而盛述文王之事  
序因云世將德莫若之五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  
皇大也詩視天下有赫赫威明也下章云三赫斯志  
監觀四方之民之莫求民所定也此詩言天祐下民  
作之君其德得安定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  
國受其受辱惟求民所定故君不音則維之如彼夏  
商二國不得其政謂出君道也則於四方之國求謀  
有德之君使王天下矣事究也度謀度也上帝考之  
增其式廓者致也頌云考定爾功上帝考之謂天命  
所歸式廓謂規限也猶云規模範圍也天命所致則

增大其規限自諸侯以而外天子由百里而撫四海是  
增而大之也增字與大增同增心有所起也義與增通  
矣乃眷西顧此惟與宅上泛言天道如此上所云求  
德可安民者大而工之故其眷西顧而歸於周此維  
與宅謂使其居西二以王天下也作之屏之上章之  
末言天命歸周此言其居西土所興之業其去惡養  
善生息其人民皆以養治材木為興作之謂被之屏  
之謂去之作屏之者其蓄其翳也蓄立死翳自棄意  
者立死則全枯翳謂被幹之死耳故蓄上配作之翳  
上配屏之作并根已夫人之為惡以自亡故以自

死之木興之脩之平之脩治之也叢生曰灌行生曰  
 樹樹字謂脩治其叢則使疏密正直得其宜此興平  
 治民物各得其宜也也啓之辟之謂芟除也也擗擗擗也  
 擗必芟除而後序盛此興養民也上四句止言所  
 當去者及行列至此言擗擗乃興民也二木常木衆  
 多者故以興民擗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  
 也槩槩待用之木以興養育賢才也帝廷明德串夷  
 載路上述其治至此云天監就其明德其治如此串  
 夷載路也串循順之義穿物一貫為串字形亦然夷  
 平也載路猶滿路謂克塞也周家之治順平之道克

基也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  
 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言天命終歸之必  
 成王業也帝省其山此章將言王季受命配天之事  
 故再言帝省其山以見其所為之可以配天也帝省  
 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為興也柞柞械常木興民  
 松栢良材興賢才也長盛興生民繁庶允濶澤興賢  
 才得其所帝作謂天道邦作謂人君之為人君之德  
 能與天對合者自太伯與王季也。太伯雖不為人  
 君然其為與王季也須皆周家之事。王季之治能  
 對天而由太伯與之固故云自太伯王季也維此王

季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因心者出其天性也言王  
季天性友愛其兄及其兄賢之而讓之國卒受天命  
與王業之篤厚周亦之福慶又成其兄讓德之光顯  
也載辭也錫與也亦與其兄之光顯受大福祿保而  
不失以至奄有四亦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此詩本  
意在美王季故其亦曰太伯之讓皆由王季下言文王  
之事亦歸本王季也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此章述王  
季之德帝度其心謂天監其衷誠也貊其德音貊字  
之義疑是大也德亦曰德聲也其德聲既大而其德  
充明非徒能明又此類類亦也今人能知而弗克踐

之者明及之而行亦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明  
又能類亦所以為至德長謂能居長上之道君謂能君  
撫人民與王此大心也克順又克俾順謂順道俾亦民  
貽後皆是也夫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已能順道然  
後能使人王季所以能化民成俗貽厥子孫也故不  
特得民廷善而已又俾其子文王守其德而不失故  
無悔也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於子孫此二句結之  
而下述文王之事也帝謂文王上章之末言王季之  
業施於子孫此章言文王承王季之緒復受天命終  
成王業也至文王而有救民征伐之事亦援亦也

畔近岸接繁接飲之動也蓋愛美誕興但曰義登  
岸既濟之義天謂文王無黨後以為強無以貪欲而  
動惟是所先者然天下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  
於是密人不恭拒我大邦之命既侵阮而又往將侵  
其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祖共之師  
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  
文王征伐之始也依其在京依憑也京周國文王本  
據周地以興得廣土疆自阮而始謂密侵阮文王救  
安之遂歸服也開地益廣至于岐隴高山皆有之陟  
我猶云廣我疆宇至登高崗也失陳也謂報關言不

無耕闢我陵阜乎陵阜皆我之阿也無飲我水泉乎  
水泉皆我之池也言皆屬其有也其地既廣於是擇  
高明之處而安居之度相其鮮原鮮原謂高明之地  
得其地於岐山之南渭水之傍特猶傍也謂其傍達  
其都邑其德為萬國所歸向是天下萬民之王也帝  
謂文王予懷明德上章言文王開拓土宇天下歸服  
此章乃言其聖德所以化人如此帝謂文王予懷爾  
之明德不文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  
故所過者所存者神豈累著於形迹也哉是不發見  
其大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未也其化之

感人雖不大其聲色而其應之疾入之惡不及長大而革也夏大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民由之而不知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是不識不知而順夫天理也此聖人之神化非文王孰能及之帝謂文王詢尔仇方此章首言文王之化如此章末言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愚之甚不能化者伐而誅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帝謂文王當謀與尔為仇之方詢謀也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且以伐為仇之崇鉤援登城之梯臨衝二車皆六共車臨衝閑閑此章述伐崇而天下畏服也閑閑徐緩之狀言言猶斷斷也按訟

不服之狀凡聖人之伐未有不俟其革心順服者既不服然後攻之豈俟迷惡當文王之徐緩之時則斷斷不服故文王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連連屬續之狀訊生獲者以安安不輕暴也截斬獲也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故於截也安安然審重又為類禡之云古者出征類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言其當誅伐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之道也又明其罪惡以著逆順之理是可致所不然而來附其人也於是四方畏服莫敢侮慢伐而猶云服於是力攻之第第盛強之狀既



力攻之崇乃能之無能壯勇之狀堅拒守是其惡  
之終不華者也於是伐之肆謂殺文也絕滅之忽  
威也天誅既行而不長服無敢違拂者矣文王之征  
始於密王功之如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  
成也文王有聲言作豐在伐崇之後而此言度居乃  
在前章者蓋此在早自侵自阮疆言其廣疆宇以至於  
及遠建都邑一所盡言之耳非謂事在伐崇前也

